



中国书籍文学馆  
——轻散文卷——

张夷  
著

# 在天堂 与天堂之间

中国书籍文学馆  
——轻散文卷——

张夷 著

# 在天堂与天堂之间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天堂与天堂之间 / 张夷著 . —北京 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3.5

ISBN 978-7-5068-3476-6

I . ①在… II . ①张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82209 号

## 在天堂与天堂之间

张 夷 著

---

策划编辑 武 炎 陈 武

责任编辑 邓潇潇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

封面设计 红十月设计室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53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
开 本 64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
字 数 200 千字

印 张 14

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3476-6

定 价 24.00 元

---

## 总序

人们感慨于生活压力越来越大、感慨于各种诱惑越来越多、感慨于被林林总大的部头和眼花缭乱的图书搞得不知所措时，我们精心打造的“轻散文”系列丛书，和广大读者见面了。

这既是一种全新的文体，也是一种全新的阅读方式。

我们所探索的“轻散文”，包括短而精美，轻而隽永；也包括回归自然，回归质朴。简单说，就是写自己日常的生活，写自己内心的感受。对所见所感如实呈现，对所思所想真诚相告。并希望，在人们对当下生活渐感浮躁和麻木的时候，能够发现生活的新奇和诗意，发现周围的平淡和美丽。这种写作的价值，事实上是散文文本的一种尝试，也是倡导一种新的写作姿态，即，精短而真实，亲切而和谐，自觉降低观察生活的视点，呈现那些很少被人关注或者未曾发现的视阈，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，仔细并缓慢地品咂日常凡俗的美感和复杂，品咂生活的温润和愉悦，安抚当下人凌乱而无处寄托的情思，表达出对生命的尊重，对生活的礼赞，重新回到崇尚真实、体悟自身存在的散文传统，以改变

当下散文的浮躁和矫饰。同时，也切合阅读者内心的感受，不知不觉中，和作者进行文本的互动和心灵的沟通。

不可否认，“文化散文”、“学者散文”、“历史散文”等所谓的“大散文”，推动了散文的复兴和发展。但是，现代散文的发展和流变，从来都是多元并进才枝繁叶茂的。“轻散文”概念的提出和实践，可以看作是对传统生活类散文的回归和创新。周作人的平和冲淡，梁实秋的“雅舍小品”、俞平伯的委婉清丽、林语堂的活泼幽默、孙犁的“芸斋”散札，皆可视为“轻散文”的前辈经典。孙犁说：“我仍以为，所谓美，在于朴素自然，以文章而论，则当重视真情实感，修辞语法。”

所以，我们推出的这套“轻散文”，就不仅仅是追求文章的精美和短小，更是文风和理念的革命：文虽短小，意趣不小，有精神的见解，有优美的意境，有清新隽永的文采，更折射出时代的风貌和社会的深意。

这套“轻散文”读本，适合日常的阅读。无论你是学生，还是上班族；无论你是小资，还是蓝领；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职业，都能从书中发现自己的身影，找到阅读的乐趣和情感的依托。

编 者

《在天堂与天堂之间》，是 64 篇短小的散文组成的文集。这些文章的写作时间自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，大多数在各刊物发表过，有几篇还获得过全国性的奖项。

这些文字，都是作家把手洗干净后，静心写作的。作者喜欢这些“风景”中那些浅浅淡淡的愁绪与感动。觉得总有几句会让自己柔软，总在一些时刻，扪心自问，故乡是回不去了还是不想回去了？

真的“与风景无关”吗？风景，其实早就在那里了，只是我们没有遇见。而遇见了，风景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。

## [ 第一辑：东风夜放 ]



003 / 美丽海盐

005 / 夜泊枫桥

008 / 走近斜土路

010 / 三毛茶楼

014 / 与乌镇无关

017 / 上海森林

021 / 夏日秦淮

024 / 在天堂与天堂之间

029 / 天下常熟

032 / 七里山塘

035 / 西塘的早晨

039 / 天堂岛

042 / 悲伤的行板

045 / 利港春雨

047 / 知青林

050 / 小居灵隐

054 / 惊蛰之夜

057 / 寒雀

059 / 一样风吹

[ 第二辑：西村夕阳 ]

065 / 湘西向西是凤凰

068 / 西行记

071 /《0 公里处》

074 / 独克宗

077 / 西江千户苗寨

080 / 船过神女峰

084 / 盲街

087 / 一为迁客去长沙

090 / 敦煌，我眼中的沙子

093 / 雀巢

096 / 丽江一棵树

100 / 我被蓊郁的来路迷醉了

104 / 我们的眼睛

107 / 生命情节



## [ 第三辑：南山含黛 ]



130 / 第“7”俱乐部

135 / 玻璃翠

138 / 灵魂从来都是微醉的

142 / 猜火车

146 / 追梦人

150 / 夏至

153 / 苹果和数字时代的爱情

111 / 浅水湾，那张浪的脸

114 / 哭泣的海滩

117 / 宛若流云

120 / 月光曲

123 / 海角天涯

125 / 城市夜码

127 / 地下悲情

## [第四辑：北窗如烟]

159 / 燕子的光芒

162 / 行走在江湖之外的驿站

166 / 夜色苍茫

169 / 离谱

172 / 古城平遥

175 / 娘子关

179 / 海州二题

182 / 像颜色一样行走

184 / 几朵怀念，在北方奔跑

186 / The Last Time

189 / 秋河

192 / 露天电影院

195 / 十年后想念一棵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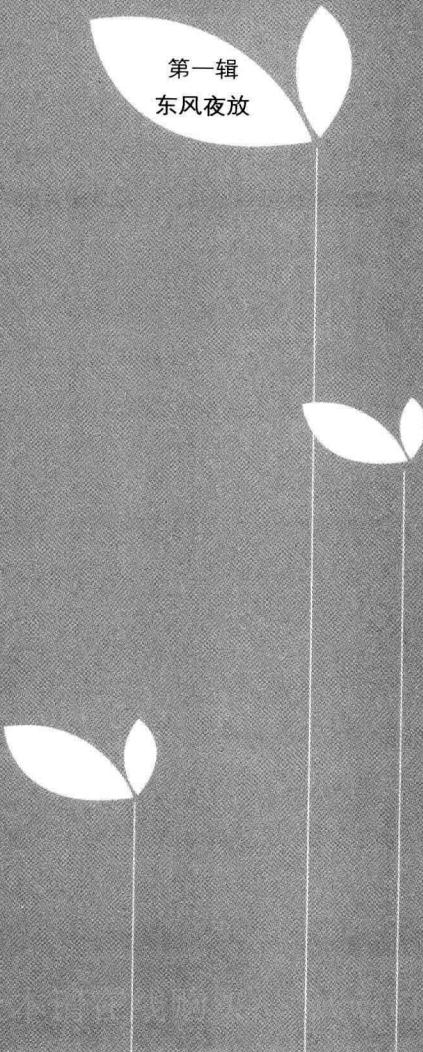
197 / 呼兰河

200 / 雨打芭蕉

202 / 落花、流水

204 / 散句：与风景无关





第一辑  
东风夜放

——如果雨丝可以定格，一定是棵美丽的树。

## 美丽海盐

南方开始湿润起来，风朝着固定的方向吹。在通往海盐的乡村公路上，我想起的风吹草动的情节，随风疯长。枝枝蔓蔓里，原始的草香包裹曾经的青涩，在许多光影的过往中，如一片片的清单，写满在四月以及四月的前前后后。你的美丽也似透明的燕翼，冲动、摇曳与不再流逝了。

你四月的体态总是披着薄纱的样子，我却愿意自己是挽起裤管的那棵梧桐，如伞笼罩那些春色斜出的图案。也愿意在你腰间打结，给手掌的路线灌注五行温热的指纹。在你清醒的醉眼下，爱上时光。

此刻，雨住风歇。浮云的边际有霞霭的样子，倒映在一湾轻水间。那么，谁是轻轻的苇花，谁又是乱絮的尾声呢？我只知道，如虹的唇线上，那个预留的帆悄悄靠近你岸的声息在回旋。你在想用何种方式开启，叙述有关停泊的晨晨昏昏。我记得，你闪进四月雨中的那个瞬间，被轻雾封锁的街角，开始恍惚。

墨色的岸滩，满溢的波痕，锯齿一般闪耀的光辉中，你始终站着，

小心翼翼地收拢头发和身姿，偶尔舒展的笑容把雨季撕成碎片，张贴在每个黄昏。我喜欢收藏你指间最后的一滴雨季，让它魔方般地旋转，旋转出雨帘里以及雨帘后面的晴朗，然后亲亲你腕壁上那雨丝一样的静脉，那一岸的蒿草。

那天，我看你的乡村公路旁鲜花缤纷，删去细节的暧昧，味道如同一张水粉画，在遭遇注目。真想加重你的腮红，好记录我印痕的走向。真想用一根古典的缨绳悬垂你胸衫的浅领处，做一次本质的牵引。好让那些灯黄柳暗的河边，风起云生。让想象中胚胎一样的月色熨贴你我的一声呼喊。

小街静远，花开邈远的四月，我在你的小街上随便走走。走走停停里，怀想变得朴素与简洁起来。没有打扰的行走其实装满了牵挂，装满了深深浅浅的脚印和凝望。摇橹荡桨的风烟之上，想和你一起飞翔。那时，如果能够俯瞰一亩桑梓，我们不妨去播撒几块忧伤。遥远的我们的故园故乡，故事起步的样子依稀可辨。

穿过再次来临的雨，看看你的方向。心中纠集和缠绕的四月，在描写你的背影了。夜渐渐地深了，你侧卧的午夜，春花合围的你的气息还有一晃而过的梦都在向我弥漫。你不会太冷吧？一个叫海盐的地方。

我悄悄告诉你，我仰望的风景，被浅绿侵涉的领域，挂满鸟鸣和虫唱的睫毛背后，我听见你悦耳的话语在飘荡。喜欢如同敏感的嗅觉附和在窗里窗外，一阵阵地招摇。于是，你眼光照我回家的蜿蜒中，穿越了风，穿越了粘稠雨季。告诉你，在天堂的边缘，我依旧也可以看见脆弱的干粮，看见合上眼睛后那些发芽的年华在瑟瑟感动。

我知道，在海盐，如果雨丝可以定格，一定是棵美丽的树。

## 夜泊枫桥

对苏州的印象始于枫桥。枫桥四周，是典型的运河文化和江南文化的交汇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那个城市读了四年大学。常常去枫桥。记得有年端午节，只用了吃一个粽子的时间公交车就到了。苏州不大，人也不多，路也不挤。

镇守在运河上的“惊虹渡”，是古时候往来苏州的码头。只是昔日的繁华不在了。

今天运河里很少有唐朝的船样经过了，有的是大船，机动的，有很响汽笛的那种，且体积庞大。感觉它们把历史蹂躏与侮辱了。

在我读书的那会儿，苏州还有些古代的意蕴。尤其是枫桥一带，由于是靠近城边，忽略了对它的建设和规划，因此，显得有些破败。破败得意气风发。今天不同了，寺庙的背面已经灯红酒绿，烧汽油的车子也已经把枫桥镇仅有的两条干道堵得喘不了气。

枫桥是真的文物，有千年不变的东西在它的骨子里，它把史上的得

失从此岸搬运到彼岸，再由彼岸还原给此岸。

可如今，现代化断送了枫桥的魂。

今夜，我就留宿在枫桥边。黄昏时，我站在可以眺望铁岭关的窗户旁，留意那些感动的远影紧贴地面的声响，也留意红叶李消散的、飘零的屋檐下，那些眨着眼睛的最后的青草。

躺在松软的床上，猜想岁月走后的雨滴下，那些很长很长的夜是否还叫时间？我知道，雨滴和露滴交替的那个时刻，没有浅浅的月色透过云层。只是一刹那的风吹里，青春的眉目飞扬了过境的异乡的梦。我是那梦境里半杯啤酒的泡沫，满口虚无。

如果说文征明、唐伯虎本身就是江南的才子，那么落第的苦命的张继又是如何从京城沿运河南下，落魄于姑苏城外的呢？

恍惚又听见那些声响，那些枕边横流的麦香稻甜的旷野里，飞呀飞翅膀。那些粘稠的体会，在白昼闭上眼睛的天窗下怒放。那些芦苇绕城的情节，未知的水路与渔歌，在你们偶尔的浅唱里，如同一段黑白影像般地走过了。如雾如障。

一阵风的肤色上，忧愁与温暖开满了枫桥的两岸。

现在，我终于可以说说，说说檐下那独秀的仙人掌开放的黄花了。这个初冬，阴晴翻覆的日子，也可以说说低低的风吹，说说我未知的窗外失踪的阳光急走的乡陌上，那些回不去的水做的月色，说说何时还曾看见，与长发一样起舞的“月落乌啼”呵！

那些埋伏在胸口的话语，那些轻如游丝的喟叹，隔着岁月的码头和缆绳，在起锚和抛锚间，点亮了左手的枫桥右手的江村桥。

其实，我更喜欢“江村”这个名字。江枫和渔火，用相同的时速，数着记忆里流星划过的那截朦胧的天际下，和谁共眠？我也在自己轻浅的睡眠里，数着清晰而真实的呓语，数着一个孩子的表情与眼眉，数着

幻觉的雷声，或远或近。

这个有雨的午后，与上一个有雨的古代相比，只是时间又走了几日。窗外的一枝腊梅，也由娇滴滴的芽胚变成了今晨开窗时满眼疯长的花瓣。

才过了几天啊？那蕉叶就已颓败了一地，那海棠就已暗落了几处角落，那骄傲的红叶李本来缀满的深紫色，就已越过冬青做的栅栏，在我窗外的小径上点点垂糜。

张继，就如同冬天的肤色，他总在暗处闪光。如同声音，在暗处出彩。我与唐朝相会，在暗处便有了意义。在暗处，还可以与唐朝放肆一阵。有时候，放肆是生活的真谛。喜欢暗处的智慧和智慧中一次成功的逃脱。浸泡的酒在暗处暗泣。暗泣的潮汐涌动着开花的京杭大运河。

唐朝的张继，今天的张夷，我们奇异而辛酸的邂逅，犹如在暗处出没的星光和铅云。

挽起头髻、頑项毕现的夜啊，我们共同怀念的这条大运河，流走了多少无奈的声响。我喜欢我酒醉的方向，它总是从一个暗处把我带到了另一个暗处。最暗处，便是张继漂泊的远远的唐朝了。

我的一样飘飞的心思，一如晨露打湿的翅膀，沉重而又陌生地依附在我的身体上。雨雾做成的镜片后，谁在开花？好在那截紫藤还在新冬的抑郁中，尚未苏醒。我们只好设想，泛青的枝条、滚烫的缠绕，紫白得像肤色一样透明诱人的花瓣，在下一个时光里，换一个地点绽放，还是“愁眠”？

在枫桥的隔壁小住，目送风烟流云。傍晚时，居然还看见飘起的鹅毛般的雪花。只是就一支烟的工夫。许多事情也如这次雪花，看见过，可是短暂，并不积淀。最终化为了水。

入夜后，枫桥上方也有了类似月亮的东西。

是一片雪花。是“霜满天”。